

好看丛书

HAOKANCONGSHU

特异功能 女兵的传奇



安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海燕

装帧设计 袁银昌

特异功能女兵的传奇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283 号)

安徽省出版总社激光照排服务部照排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铁四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 字数:150,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95 元

ISBN 7-5396-0508-4/I·512

特异功能女兵的 传奇

录

海内篇

- 3 麻将大战 钱勤发
20 婚姻的墓碑 唐小峰
28 几对名人夫妻婚恋生活录 王华琴
39 悲剧还在上演 陆寿钧
——写在“周璇遗产纠纷案”判决之后
46 人质！人质！ 周明发 周良平
52 蒋介石游嵩山少林
毛汝采口述 贾广兴整理
59 特异功能女兵的传奇 张茂龙

海外篇

- 96 秋翁离世 叶永烈
105 体育明星的爱情传奇 张 伟
117 身入虎穴擒毒枭 文惠编译

海内篇



麻将大战

钱勤发

编者按：《麻将大战》一书，约 20 万字，分 10 章。现选载该书的第一章《教授的麻将轨迹》。

序

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麻将文化，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涌进千家万户。

今天，谁也无法否认：从来没有一种文化象麻将这般使人如痴如狂，入迷入醉，废寝忘食，乐此不疲。

在中华大地掀起的这股麻将飓风，前后经历了 10 年时间。

10 年前，当这 144 块小精灵巧妙组合的、曾被久久打入地狱的雀牌堂而皇之以商品的面目出现在流通领域时，人们就象迎接久别重逢的朋友，将这个变幻莫测的魔盒接纳回来。于是，哗哗的麻将声象传染病似地一家一家传开。一座座“方城”象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于是，无处不见“硝烟弥漫”，无处不见挑灯夜战，无处不闻此起彼伏的麻将声。麻将如此之疯狂，无疑是上海开埠以来绝无仅有的事实。

尽管至今没有一部系统论述麻将文化的专著，但麻将文化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麻将牌的前身名曰“马吊牌”，兴起于明朝万历年间，距今大约400多年。据历史记载，马吊牌原称马掉脚，意为马有四脚，掉一不行。由此，麻将延续至今盖为四人游戏，缺一不行。

那时，马吊牌全是用纸制成，苏杭一带则以上乘的夹青纯棉纸作原料。追溯这种纸做的马吊牌，它的老祖宗便是唐朝的“叶子戏”。“叶子戏”是在唐文宗开成年间由贺州刺史李邵所制。他是根据当时流行于民间的一种博戏，加以改革，并书写在删页上。诞生于1000多年前的这种博戏，依彩大小，晋选“官职”，名曰“彩选”。以后，“叶子戏”流行于宫廷。南唐后主李煜和周后喜好此“戏”。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更是要宫女精于此道，以消长夜。

从纸作的马吊牌沿革成今日硬质的麻将牌，其中有这么一个传说：当时江浙一带运河上的船夫们喜欢玩默和牌，将牌合扑，一张一张地摸。因江上时有风起，常把轻飘的纸牌吹落水中，使人大为扫兴。于是，聪明的船夫们将纸牌改为竹骨相嵌的长方形牌，可立可倒，风吹纹丝不动。而且，船夫们极为形象地把麻将喻为朝夕相处的船上生意经：“筒”，为船上货物；“索”，象征开帆的绳索；“万”，乃所得的钱数；东、西、南、北则指江河风向和船行的去向；“红中”喻货物被商人看中，未被看中的则为“白板”；“发”则是人人梦寐以求的发财。

于是，具有悠久历史的麻将文化一朝一代的流传于今。

今天1330万人口的上海城究竟有多少人被这股“麻将飓风”卷入？虽然难以测算出一个十分精确的数字，跃跃欲试并参与“麻将大战”的人数多得惊人。

据说，公安机关对市中心某一地区进行抽查，一个晚上就查获1000多户居民在“方城大战”，而这个地区总共只不过2000多户人家。

又悉，一家晚报的记者在一个除夕之夜对新村内的“麻将大战”探秘，竟发现90%以上的家庭在收拾了年夜饭的餐具后，都摆开了“战场”，哗哗的麻将声象爆豆似地在新村内此起彼伏，彻夜不息。这真是：天下郡国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

被这股飓风卷入的市民中，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有年富力强的工程师，有蜚声海内外的知名人士，有作家、记者、艺术家、工人、农民当占多数。大学生在这股飓风中在劫难逃，甚至中学生也受到这股飓风的影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等人次，三教九流，应有尽有。

有一个作家说：麻将桌也是人生的竞技场，斗智斗勇，其乐无穷，纵然100万个回合的“方城之战”，也绝无重复的一役，正是变幻莫测的无极，使它成为一种高智商的游戏。

一位对麻将深有研究的老前辈说得更为深刻：麻将入局者需运用概率学，逻辑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进行多方面的观察、分析、比较、鉴别和决策，实属一项斗智比谋的智力游戏，同时又是一种练意志、练品德的娱乐活动。

大名鼎鼎的梁实秋先生也以“麻将”为题作文。最令他难忘的是梁任公先生。梁公不但是麻将老手，还留下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梁实秋感叹道：“二者的诱惑力、吸引力，有多么大，可以想见。”尽管梁实秋先生不精此道，但当胡适之、潘光旦、罗隆基、饶小离等好友找上门来，三缺一时，他也凑和入局，不使三者扫兴。他得出结论：“麻将之中自有乐趣，贵在临机应变，出手迅速。同时要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有如谈笑用兵。”他最欣赏的是大诗人徐志摩的牌艺，说徐“一把好手，牌去如飞，不加思索”。

末了，梁实秋先生大笔一转，写道：“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言词之肯定正是印证了中国人对祖国古老文化的专利权和享有权。

也许，麻将中蕴含的特有的乐趣，是造成今日麻将之疯狂的一个基因。于是，有人把麻将之疯狂概括为：“耐饥、耐寒、耐热。四大皆空。”于是，以麻将为题的顺口溜应运而起，出口成章。人们不讲究工整，不讲究对仗，也不讲究押韵，但归纳得面面俱到，其中有这么一首：长桌一张，召开四方会议，学习 144 号文件，研究筑长城问题。到会代表提了三六九条意见，大家愿意捐献二五八万。午餐廉政节约，只需一四七饼。真要解决问题，还得吹吹风，东西南北中，风要吹得恰到好处，稍有不慎，就要遭致白费心思，光板一块，要想发财须得工于心计。

今日麻将之疯狂恰如明朝末年王崇简在《冬夜笺记》里描绘的马吊之风行：“南之马吊，北之溷江牌，乃市井事，士大夫好之，穷日累夜，若痴若狂。”可见，麻将从它诞生的一日起，不但迷倒市井庶民，也同时迷倒官僚士大夫。

当然，在麻将文化的背后也同时映照出人的赌博的本能行为。不可否认，麻将也是一种赌具。既然如此，它必产生赌具的功能。应该承认，以“元”为单位的“真刀真枪”是赌；以“分”为单位的“小来来”也是赌；朋友间的从这只口袋到那只口袋是赌；亲兄弟明算账也是赌……在偌大的上海，乃至全国，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没有输赢的“方城之战”极为少见。

有一位先生对赌博作过深层的解剖。他说：“赌博是人的一种行为活动，如果追索到人的深层精神活动范畴，便能发现它是人的一种本能。如同战争一样，人们惧怕它，诅咒它，遏止它，然而，战争总会周期性地爆发，给人类带来新的灾难。弗洛伊德认为战争是人类疯狂的天性，是人类过剩精力、体力的野蛮发泄，是人类死本能的实现。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赌博，是人类的

本能活动，它是一种竞争，一种比赛，它是人类对自我判断的坚信，是一种人性的弱点的膨胀。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多面性，事物发展趋向的多元性、不可预料性，时时提供人们检验自己判断力是否正确的机会，而每个人都执著于自己用全部经验所进行的判断，它的前提是对自我分析、预测能力、心智的充分肯定与自信，它是一场心智的比试。我们并不否认比试者怀有一种侥幸心理，运气思想，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信任，只不过它是盲目的、无知的、浅薄的，它也是竞争本能的发泄。当赌博一旦以金钱、财物作赌注，它便从另一个方面刺激了人的欲望，对金钱的贪欲又构成了一种新的原动力，未来永远充满着美好的引诱，它永远允诺赢者可以成为更多资财的主人，它也永远允诺输者有东山再起、死而复生，允诺不名一文者顷刻成为百万富翁的机遇。更重要的，它使人在期待——满足（或失望）——再期待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在情绪跌宕的激动中，忘却世界、忘却人生、忘却一切，从而获得对麻木的刺激和来自平淡中的激动和乐趣，在片刻中得到巨大的精神反差，这是在普遍的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精神刺激。赢利与娱乐永远是赌博的双翻。”

正是因为人的本能行为，正是因为娱乐和赢利并存，由此，144块小精灵组合的魔盒不得不使人“走火入魔”。于是，这只“潘多拉魔盒”在社会大舞台上俨然成了神奇的导演。当它的魔棒轻轻地挑开这层巨大的幕布，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出出妙趣横生的喜剧和惊心动魄的悲剧——

第一章 教授的麻将轨迹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把他推上我的文字舞台。他的故事在我心中已涌起许久，尤其那段富有传奇色彩的麻将历史，迫使我将他作为我这一章的主人翁。因为，在我熟知的麻将高手中，他是最典型的一个。我曾多少次提出要写他，他总是摇摇头，时而淡淡一笑，话语永远是轻轻的：“我坦率地说，我怕被人当作文字游戏的玩具。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不过，你早晚会写我的。到时把我写得真实一点。”当时，他说得很平静，但我隐隐感觉到话中潜伏着不平静。犹如平镜般的河面下涌动着暗流和旋涡。他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的心微微颤抖过一阵，我不愿灾难降临到这个绝顶聪明的中年人头上。

果真如他所言，我到了该写他的时候了。在我动笔之前，我多么想同他再聊一个晚上。然而，时过境迁。他已离开这个本该属于他的充满阳光和空气的世界，去向一个抱憾终身的天地。

他姓刘，名洪良，现年44岁，属猪，具有电子副教授的职称。他生活圈子

里熟知他的朋友都冠以他“宝大祥”、“郎中”之称。远离东海之滨的广州、珠海、深圳、香港等地的麻将高手都闻其大名。

一、深圳博杀

1990年正月初一，阳光裹挟着鞭炮声，将喜气送进千家万户。刘洪良却独居一室，闭门不出。昨天除夕，每年老规矩，到岳父母家吃年夜饭。饭后，刘洪良欲留欲离，最后还是坐上了麻将桌。他脸上很少带笑容，那有棱有角的眉眼，那瘦削的脸庞始终呈沉思状。他日常的情绪多半处于寡言少语的冷静状态，谁也没有见过他朗朗大笑的神态。

以往，一俟耳闻哗哗的麻将声，他的大脑就高度兴奋，长长的手指灵巧得难以使人置信。今夜却不，他显得漫不经心，慢慢地搓着牌，慢慢地理着牌。13只牌，他用手指一一摸过以后，即合扑于门前。他不吃不碰，自顾摸牌，出牌，牌去如飞，丝毫不加思索。尽管他没有用眼睛观察过手中的牌，但打出的牌很明显表明他手里留着的是一把筒子，显然不是筒子清一色，就是筒子混一色。当其余三家摸到筒子胆战心惊地将牌塞进河里时，他看也不看，抬起长长的手指去摸头里的牌。牌一到手，中指紧贴牌面，顺手摸了摸，又将牌倒过来摸一遍。家里人都知道，这个动作是他惯用的自摸暗示。果然，他嘴角一动，用手指轻轻地敲了敲桌面，随后将牌翻开，13张牌无规则地凑在一起。对手们细细看了一阵，终于看明白筒子清一色，等张二五八筒，最后摸到的是一张五筒。

岳父、小舅、小姨都不约而同地把手伸向口袋掏钱。刘洪良摇摇手，微微一笑，说：“我只是试试手气。不必当真。”

他就这样不吃不碰地摸了三圈，牌只只上手，纵然和不了，那牌势也具有一触即发的强大攻击力。

他起身离桌，让妻子阿玉顶替他的位子。“今夜你就玩个通宵吧。我回去休息。”阿玉知道自己的丈夫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无需多费口舌。

刘洪良从岳父家出来后，在街上买了两瓶茅台酒和两条“健牌”烟，拦了一辆轿车，直奔沪西的太阳新村，敲响了好友威林的家门。

威林长得高头大马，目大眉粗，生气勃勃。但为人相当忠厚。他的麻将水平虽不及洪良之精，但也不失为一把好手。

在好友面前，洪良直话直说：“阿威，深圳已来过3次电话，香港模子一定要同我见识见识。再不出山，好象架子太大。我决定初三起程。你陪我一同前往。”

威林沉思片刻，说：“既然你洪良抬举兄弟，我绝无他言，保送你平安来

回。不过，我不知你这两天手气如何？”

洪良笑笑，吸了一口烟，说：“手气好象不错。但麻将桌上风云突变，单靠手气未必就能击败对手。反正我主意已定，初三一早飞深圳。你明天给深圳碧丽湖度假村的阿毛挂个电话，告诉他我们起程的日期，请他通知香港模子。我后天去买机票。”

洪良从来不重复说过的话。他见威林点了点头，即同威林握别。

大年初一，整整一天他没有出门。他喜好看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他都涉及。不过，今天他对《中国民俗与相术》发生了兴趣。他是在某根神经被牵动后，翻阅这本书的。他知道威林小他4岁，属兔。于是，他翻到书中的第18页，阅了属兔的运势。“兔年出生的人是十二属相中最走运的人。正象中国神话中所讲的，它是才寿象征，是月亮的精灵。”读到这么两句时，他微微一笑。那笑意似乎是献给威林的。由此，他坚信，这次带威林同往深圳，在人选上是最合适不过了。

接着，他又翻到67页，看看自己属猪的运势。他生于正月初二。“正月猪”被书中说得花好桃花：“六令红鸾，满面春风，喜气洋洋，家中生百福，户外纳祯祥，积德之家有余庆也。”

他又翻阅了其他属相的运势，几乎都是好话。他摇摇头，露出一丝苦笑。

此番深圳之行，吉凶难卜。他试图从相术中探求天意之命。他简直不可相信，自己怎么会庸俗到如此地步。他连连摇头，把书扔到一旁。

这时，他不由想起美国超级赌城韦加斯里的一个南朝鲜人。就是这个南朝鲜人，在1981年9月9日轰动了这个超级赌城。

这是一个赌得只剩3枚硬币，处于山穷水复的走向末路的赌徒。他那呆滞的目光，皱巴巴的西装，油渍斑斑的衬领，象个讨饭似地在韦加斯城闲逛。他已没有任何力量再度勃起赌兴。他只是想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以消除痛苦和疲劳。韦加斯遍布赌场，到处都是“吃角子老虎机”。这个南朝鲜人最终还是推开了一扇小小的茶色玻璃门，这是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赌馆。门厅的过道上是一架极为精巧的“老虎机”。他瞟了一眼，全无赌兴。他的手紧捏着3枚硬币，没有勇气从裤子口袋里抽出来。

“先生，要试试您的赌运吗？”一位赌场工作人员彬彬有礼问道。

他捏着3枚硬币，非常狼狽，睁大眼睛，问道：“我行吗？”

“在韦加斯，谁都可以。先生，只要有钱。”

他摇摇头，想立刻离开这家赌馆。踏进此门，没有举动即离去，岂不让人耻笑？他紧捏的3枚硬币出汗了。反正是输，就输个彻底吧。他摸出其中的一枚硬币，果断地塞进“老虎口”。顷刻之间，“老虎”萤绿的大眼遗憾地朝他眨了两下，极为亲切地说了声：“请再碰一次运气，先生。”

他露出一丝苦笑，毫不犹豫地将最后两枚硬币一起塞进“老虎机”。

“老虎”既不眨眼，也没声响。南朝鲜人几乎绝望了。仅仅隔了几秒钟，突然一阵“哗啦啦”轰响，他吓了一跳。这时，奇迹出现了，“老虎口”里吐出了一大堆硬币，至少不下 100 美金。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愣了愣，如梦大醒，赶紧把一大堆硬币装进口袋。

他兴奋了，发狂了，赌兴被大大地刺激起来。他不停地将硬币塞进“老虎口”。“老虎口”源源不断地输送出一大堆一大堆的硬币。

整整一天一夜，他守着这台“老虎机”，连赌连赢，最后，赌场老板不停地在计算机里储存起他赢钱的数字。就这么一夜之间，这个乞丐式的南朝鲜人成了拥有 25 万美元的富翁。这个消息很快传遍韦加斯，赌城沸腾了。这个南朝鲜人成了当天的特大新闻。从此，这个南朝鲜人被记录于这座超级赌城的历史中。

刻在刘洪良心中的这个极富神奇色彩的故事，常令他回味无穷。他肚里这类故事很多，从韦加斯到大西洋城，从大西洋城到澳门的葡京大酒店，凡是世界上超级赌城的珍闻轶事，他都要玩味一番。他从来不怀疑赌博中运气之神的左右，尤其在超级赌城里全碰运道。因为那里没有任何技巧可言。

人全靠运道不是真功夫。刘洪良从不染指索然无味的赌博，也不触摸无乐趣无技艺的“博眼子”之类的纸牌。他独独精于麻将，因为他认为唯有麻将才有竞技的价值，尽管内中不乏运气之说，但毕竟以技艺为本。

刘洪良将自己闷闷地关了两天以后，初三一早，他同威林一起踏上了飞往深圳的班机。

他和威林各带了一只“考克箱”，一只只是满的，一只只是空的。他们干净利落，一身轻松。

当巨大的机翼插入云天，洪良朝威林微微一笑，说：“阿威，面部肌肉稍稍放松一点，不必过于紧张，钱是身外之物，就是去了还会来。此番深圳搏杀，我是充满信心的。”

威林从不怀疑洪良的自信和稳健，尤其在重大“战役”中，洪良始终处于良好的竞技状态，头脑之冷静是常人无法匹敌的。他对洪良说：“既然老兄如此自信，一扫我心头之忧虑。但愿此番深圳之行顺风顺水。”

到了深圳，他们下榻于碧丽湖度假村。阿毛已经包下一套宽敞的高级套房。3 位麻将高手也如期抵达。一位是香港的王先生，大腹便便，大耳大眼，极为福相；一位是广州来的李先生，是个中年男子，虽然精瘦，但很是精神；还有一位是东道主的高手张先生，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斯文得宛若一介书生。

当日午餐，4 高手相聚，另加各自陪同，满满一桌。气氛既友好又热烈，

相互碰杯恭维，声声不断。这种场面洪良见得不少，他照例顺水推舟，逢场作戏。酒过三巡，话入正题，经四方商定，搏杀时间定于晚上8时至12时，不管结局如何，时间一到即收场。同时规定，搏杀的方式不以上海麻将，不以香港麻将，也不以广东麻将，而用东北麻将的计番方式，一番为1张“分”（10元人民币），不封顶，有几番算几番。

当天下午，洪良和威林关门小憩。一包烟，一杯咖啡，一盆香蕉。威林率先吐出了心中之言：“洪良，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如果三夹一的话，你纵然有再大的本事，也斗不过他们。”

洪良点点头，略有所思。俄顷，他说：“不必忧虑。既然来了，何必以小人之心去刺探情报。据我经验之见，这种超地域的模子具有强烈的自尊性，纵是小人，在这种场合也必以君子面目出现。名声对他们来说，比金钱重要10倍。我可以断言，谁也下不了作弊之手。”

威林频频点头，他向来极为欣赏洪良的深思熟虑。

晚餐，洪良和威林对酌。他们没有多喝，只是每人一瓶青岛啤酒。餐后，他们在碧丽湖度假村轻松地闲逛了半个小时。

时针指向8时，4位高手已经围着方桌而立。这张纯白的方桌上铺着一块墨绿的薄绒布，绒布四角用蜡绳紧缚在4只桌脚上。紧罩着桌面的是一盏透亮的白炽灯。4把相同的靠背奇子都铺有墨绿色的海绵垫子。桌子旁边另置4只方凳，方凳上一杯茶，一只刻花烟缸。方凳旁各有一只2.5磅的热水瓶。除去4只“考克箱”之外，客厅里别无他物。

阿毛取出8张风向牌，东南西北各2张，分成两摊合扑揉和，随后掷骰，七点，根据4位对手站定的方向，香港的王先生率先摸牌，他摸了张“南”风，李先生摸了张“西风”，张先生摸了张“北”风，余下的一张“东”风便是洪良摸得。随后根据东南西北坐向，第二次摸风，摸着的就对号入座。李先生摸“南”风，王先生摸“北”风，洪良再次摸“东”风，张先生摸“西”风。

由此，形成如下坐向：洪良的上家是王先生，下家是李先生，对家是张先生。

当4位的陪同全部退到另一个房间，客厅门随即关上。4双手不约而同地伸向桌面。这是一副极为精致的骨竹麻将，长3厘米，宽2厘米，不大不小，手感相当好，144只牌的背面几乎寻找不出任何斑点。

开局了。洪良的长手指十分灵巧，揉牌、砌牌相当熟练。3位对手具有同样素质，尤其是香港的王先生还不时地显露花巧的手指动作。洪良心里清楚，这不是小人之举，而是一种卖弄。

毕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3小时下来不见高低，不见进出，相互“咬”得相当紧，谁也没有出现明显漏洞。牌桌上呈现相持不下的平稳状态。

这时，洪良暗暗地告诫自己：平静之中潜伏着杀机，风云突变的局势随时都会出现，千万不能操之过急。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时针已经指向 11 点半，最后还余下 30 分钟。洪良心里很清楚，如果今夜不分输赢，不见高低，明日必是继续搏杀。

又开始重新砌牌。当 13 张牌摸好之后，洪良暗暗窃喜，无疑这是他今夜最好的一副起手牌。切莫错过良机！他大脑高度兴奋。经过两轮调牌换张，他手里的牌势已呈：“东风”3 张，“南风”3 张，“一万”4 张，“二万”、“三万”和“北风”各一张。这时已经等张，“北风”合牌组成“全带幺”和“四归一”。以上海麻将叉法叫“单吊北风”。对家张先生出了一张“北风”。如果洪良此时“和”牌的话，只有 21 番，仅仅是“斩”在张先生的一个人头上。他果断地没有发出声响。当轮到他摸牌时，他用中指轻轻一摸，一阵惊喜，显然是只“小鸟”（一索）。他出牌如飞，打出一张“北风”。手里的牌势已呈“孔雀东南飞”，这是牌桌上最大的番数，总计 61 番。这时，下家李先生打出一张“一索”。这是没有见过的“尖张”牌。桌面上不见响声。洪良稍一定神，继续不合牌。他判断还有两张“一索”尚在河里，何必急于“和”呢？他放下下家的“一索”，等于放下下家的一只“考克箱”。他稳坐在“钓鱼台”上“钓大鱼”。

又过一轮，当洪良第二轮摸牌，他长长的手指把牌轻轻地勾到拇指中指之间，中指贴着牌面一摸，又翻转来一摸，一阵狂喜涌上心头。他毫不犹豫翻开手里的“一索”，随后合牌。自摸“孔雀东南飞”。香港的王先生瞪大了眼睛，回想最后几轮的牌势，连连称道：“刘先生如此胆略，令我钦佩之至，真不愧为超一流高手。我输得服贴。”说罢，双手将“考克箱”递上。

“孔雀东南飞”计 61 番，足以囊括对手的所有钱财。

张先生和李先生也同时“立正”。

洪良双手一拱，说道：“纯属运道，请各位多多原谅。”

客厅门打开时，时针已经指向 11 点 55 分。

洪良丝毫不露狂喜之态，依旧冷静得出奇。他朝威林挥挥手，各人提着两只“考克箱”缓步走向下榻的房间。

当夜，在威林的建议下，两人乘夜车到广州。翌日即踏上了穗沪 50 次特快列车返沪。

二、下 海

浮生聚散云相似，往事微茫梦一般。

童年的美好记忆在刘洪良的头脑中象浮云般地若隐若现。该逝去的已不再挽留，无意义的也飘散得无影无踪。唯独麻将桌边的一记耳光烙印似

地刻在他心里，至今想来，脸上仿佛依旧火辣辣地难受。

那是五十年代的末期，他读小学四年级。他从小聪明伶俐，对麻将有一种特殊的悟性。那时，母亲喜好麻将，常邀邻居阿婆、大妈的到家里战“方城”。他做好功课，闲着没事，就坐在旁边观看。那时，既没有电视机，也没有电子游戏机，孩子们在业余时间里犹如面对一片毫无娱乐的荒草地。于是，大人們的娱乐象一块磁铁似地吸引着刘洪良。这是孩童们天生的猎奇心理。他坐在麻将桌边，从不吭声，唯用双眼观察桌面，领悟其中的奥秘，并一一记于心中。与同时代的伙伴相比，他较早地接受了麻将文化。

那天，他终于情不自禁地开口了，对母亲说：“不能打一筒，打一筒要出冲。”一言既出，四座惊异，人们简直不能相信这个平时从未摸过麻将的小孩，居然口出行家之言。他母亲举牌不定，心想小人懂个屁，不假思索地打了一张“一筒”。果然，对家忙不迭地摊牌和了。从此，母亲对儿子的聪明刮目相看。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家里照例摆开“方城之战”。小洪良坐在隔壁张家阿婆后面观战。他不声不响，每当张家阿婆明显失误，他只是摇摇头。有一副牌，张家阿婆清一色二五八索等张，这时，上家王大妈打了一张“八索”。张家阿婆欲合牌开和。小洪良连忙插嘴制止，说：“轮到你摸牌，何必这么急呢？”张家阿婆想想也是，手里牌等张三交，何愁和不了，便抬手摸牌，摸进一张五索，自摸开和。张家阿婆喜不自禁，连连夸奖洪良聪明。就在这时，母亲撻起一记耳光，狠狠地敲在儿子的脸上，喝斥道：“你跟我滚得远点。”打这以后，刘洪良再也不敢到麻将桌边去了，直至中学毕业。

当他用自己的双手触摸麻将时，那是在安徽插队落户期间。贫瘠的土地几乎使洪良和他的伙伴这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失去生活的勇气。他们每天背负青天，面对土地，一日三餐薄粥淡饭。生活之艰苦尚能忍熬，最为痛苦的是文化娱乐场的象这片土地一样荒凉。除去看书，还能有什么可以调剂精神的呢？寂寞、单调和枯燥折磨得他们心痛。

洪良对扑克、棋类毫无兴趣，唯有刻在他心里的“筒、索、万”能唤醒他枯萎的心田。可当时麻将牌几乎绝迹。一个偶然的机，洪良在大队的仓库里发现一块一厘米厚的红色有机玻璃板。他心动了，象发现新大陆似地兴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他从仓库里偷取了这块有机玻璃板。此后，整整3天，他关门不出，锯开了这块有机玻璃板，使其成为144块小方块，随后将它们磨光，用刻刀精心地刻成了一副麻将牌。

当洪良和伙伴们揉搓着这副特制的麻将牌时，如获至宝似地高兴。从此，这副麻将牌成了他们精神上的一大寄托。这副麻将牌陪伴他们度过了艰苦的岁月。

那时，他们也赌。赌香烟，赌茶叶，赌上海带去的糖果、老酒、饼干。实在没有什么可赌时，就赌输赢“刮鼻头”。在毫无经济收入，全靠父母接济而生存的景况下，他们谁也不敢赌钱。

他们只求从麻将中取得娱乐，以消除漫漫长夜的寂寞。纵是那朗朗笑声，也能激起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在农村插队整整10年，洪良和他的“插兄”们把这副麻将摸得光亮之极。就在知青大批返城的时候，洪良在“插兄”们心目中已成为一名杰出的麻将高手。

从农村返回都市，标志着洪良生活旅途的又一转折。他来到区级的一家科研单位。那时，他28岁。他极为珍视这一人生的转折。他将聪明才智全部奉献了单位。他的灵气使同行们大为惊羨。当评定职称的大门敞开以后，他率先被评为副教授。在全区的副教授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当麻将的“戒严令”被解除后，他的心也被震动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心理强烈刺激着他。然而，他始终“真人不露相”。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逼迫上了麻将桌。那晚，他到朋友家吃饭，酒足饭饱以后，朋友们兴致极高，摆开了“方城”。在“三缺一”的情况下，尽管他一再推脱，但最终还是被拖上了台。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办任何一件事都相当认真，绝对做不来假。尤其一触摸麻将，便自然而然地生出良好的竞技状态。

牌一上手，就咄咄逼人，那种胆略，那种勇气，那种念牌之精确，使对手们大为惊叹。洪良习惯于打大牌，根据牌势认定一个花样后，最先打出的必是“尖张”，诸如三万五万七万，六索七索八索。他从不轻易发“风”向。当“风”向出手时，那牌还是一触即和，和下的必是大牌。

“真人”一露相，邀请者纷至沓来。从此，洪良一发不可收。他转战南北，无往不胜，渐而，有“万里长城永不倒”之称，麻将圈子里的小兄弟们冠于他“宝大祥”、“郎中”之誉。

尽管如此，他始终是冷静的，一如他的性格，沉默寡言，从不显山露水，从不朗朗大笑。那种沉着、稳健，常人难以学会。

他在麻将桌上的大智大勇，终于使阿玉小姐心动。

洪良同阿玉并非青梅竹马，他们的结合十分偶然。那次，洪良应朋友所邀，来到李先生家里筑“方城”。李先生50岁，独迷麻将，他家几乎夜夜“方城”不辍。李先生有一女儿，小名阿玉，年方25，长得水灵俊秀，称得上“小家碧玉”。阿玉虽不上桌，但常在桌边观战，久而久之，便深知麻将之奥秘。

那夜，洪良一上桌，就引起阿玉注意。她觉得好奇，此人怎么不声不响，始终沉思不语。再看他，手势熟练，出牌如飞，算牌精确，很少失误。在所有的麻将高手中，阿玉觉得洪良的牌风最正。

阿玉极有兴趣地在洪良背后坐定。

洪良明知背后有一张漂亮的脸蛋，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但他坐怀不乱，依旧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象一个将军似地指挥着千军万马。

牌又起手了。出现在阿玉眼里的是一副好牌，牌面呈筒子混一色架势。三轮以后，上家打了一只“四筒”，正当洪良要“吃”下这张“嵌四筒”时，对家喊“碰”。在旁的阿玉为洪良遗憾。而洪良却不动声色。轮到洪良摸牌则“花”，杠头再摸，又是“花”。隔一轮，洪良又摸两只“花”，再隔一轮，又是两只“花”。阿玉朝台面望去，其他3家均无“花”，而洪良已经6“花”在手。如果摸全8只“花”，就是“拦止”（封顶）。阿玉自懂得麻将以后，还未听说过麻将桌上有人摸8“花”的奇迹。她不期望这种奇迹出现，因为摸8“花”的概率近乎小于万分之一。

这时，阿玉眼睛一眨，见洪良又摸到一只“花”。阿玉的心不由绷紧了，台面的气氛也紧张起来。洪良依旧不声不响，象牌刚起手时那般平静。就在这个时候，上家打出一张“八筒”。洪良手里有一对“八筒”，“碰”出的话，牌势呈混碰一等张。混碰同样是“拦止”。阿玉凝视着洪良的牌面，又侧过头瞟了洪良一眼，不知洪良在进退维谷的难题中如何处理手里的牌。

洪良略略沉思了片刻。尽管这个“片刻”仅仅是不过几秒钟，但他很少有这种沉思。沉思之下，他抬起手，朝头里摸牌。这张牌夹于拇指与中指之间。他用中指轻轻一摸，又将牌掉转头重复摸了一遍。接着，他将这张牌慢慢地翻开，“花”。举座皆惊。阿玉惊不住狂呼起来。她第一次在麻将桌边领受了奇迹出现的激动和兴奋。“妙极，妙极，真是打得太好了。”她执意要将洪良的牌摊开来，让大家领略洪良牌艺之高超。

洪良微微一笑，摇摇头，将牌合拢，推进河里。轻轻地说了句：“纯属运气。”说罢，朝阿玉对视了一下。

于是，麻将作媒。阿玉为洪良倾倒。直到两人花前月下谈情说爱时，阿玉依旧忘不了那副摸8只“花”的奇迹。

洪良终于启齿，向心上人透露了当时的心理：混碰与8“花”同样“拦止”。如果碰“八筒”，我手里的牌还未“等张”，况且又要失去一次摸牌的机会。既然我已摸到7只“花”，等于“拦止”等张，我怎肯放过眼下的非常宝贵的一次摸牌机会。就是摸不到8只“花”，我还有碰第二只“八筒”可能。正是权衡了利弊得失，我果断地摸牌，很巧，摸到最后一只“花”。

“很巧？难道仅仅是很巧？”阿玉娇嗔一笑，倒在洪良怀里，送上一个甜蜜的吻。